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 九州幻想

www.9ZFUN.com

任平生



花逝 | **唐缺**  
七月与飞鸟

两个角度，不一样的唐缺

永寂墙 | **goodnight小青**  
一面任凭后人演绎悲喜的墙

竹龙 | **燕垒生**  
雷楔

梳头娘子 | **於意云**  
一个女人该有多少头发  
才能承受得起那么多的祝福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NIVIAN'S

·任平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幻想. 任平生/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04-2084-9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1207号

## 九州幻想·任平生

作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熊嵩

封面设计: 陈微微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12.5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2084-9

定价: 1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办一本有灵魂的杂志

【文】骑桶人

六月是江南的梅雨季，上海仿佛成了雨城，雨不停地下，或大或小。空气清凉，不像夏天。石榴花在雨里凋残，但朱红色在阴沉沉的雨天里却越发地醒目了。

我们不停地开会。办公的场地占据了整整的一层楼，我们在东侧的角落里开会，对着投影仪，讨论着杂志、小说、渠道、封面、作者、漫画、周边、读者、市场……有时候讨论了一整个下午，却什么也没有讨论出来，整个会议从一开始就被老鱼往扯淡的方向越带越远，有时又似乎明白了什么、确定了什么，但是这明白了的确定了什么，却又有可能是在下一次的会议里被轻易地推翻，——或者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或者是因为别人。

记得五月的时候，师傅，科幻圈里的著名的宅男大叔，因为接了果壳网的活，因此到上海来看我们以及其他的人，我们跟他说了个下午，其实最后也就变成了扯淡。现在印象里最深刻的是，我送他去嘉定西站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迷惑于为什么明明办杂志会不赚钱甚至于难免要赔钱，但却仍然有那么多的人——比如我——仍在热衷于办杂志。

杂志是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僵死了的东西，我说的是纸质杂志，尤其是在中国，如果我有钱，我绝对不会拿钱去办杂志，因为办杂志辛苦一年赚到的钱，可能还不如街边随便一家不起眼的火锅店一个月赚到的多，然而我没钱，所以我也开不起火锅店，而我除了会写点小说之外，也就只会办办杂志编编书了，所以我也只能继续把杂志办下去。

我不应该说这些题外话。终于在雨季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的扯淡大会里，我想起了这么一句话：“杂志应该有自己的灵魂！”而这灵魂则是由我们——这些编杂志的人——所赋予。我们总需要去坚持住一些什么东西，同时放弃另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犯错误，可以很幼稚，但我们总必须坚持住一些我们所必须坚持的东西，这东西有些可以在这里说出，有些则不能。

《九州幻想》就是这样一本杂志，那么多年过去了，它似乎变了很多，却又似乎没有变化，它总有一些气息在吸引着我，从六七年前第一次看到它，一直到现在，那种萦绕在这本杂志身上的若隐若现的气息，始终没有变化，始终存在着。

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最可宝贵的东西，终究有一天，这本杂志将会消失，但我想只要我们所赋予这本杂志的灵魂不死，那么这本杂志就是永生的。

## 稿件版权声明

凡向《九州幻想》投稿获得刊出的一切稿件（含文字与图片作品），作家必须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九州幻想》有权编辑修改将刊发作品，作品刊发后，《九州幻想》有权拥有其网络版以及无线增值业务的权利，并有权或授权合作伙伴再使用，以及依据刊发作品中相关设定制作周边产品的权益；《九州幻想》拥有所刊发作品游戏动画漫画影视改编、单行本出版、海外版权出售的优先权。《九州幻想》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费，凡刊发的作品与图片因故未能联系到原作者的，敬请作者见后及时与《九州幻想》联系，以便寄送样书和稿酬。

详询relate@9zfun.com。

九州小说/设定构想/周边八卦投稿信箱：  
恰好：Lbfqiahao@live.cn 老鱼：Oldfish9@live.cn

泛奇幻/科幻/青春/童话/小说类投稿信箱：  
骑桶人：qitongren@gmail.com 老鱼：Oldfish9@live.cn

投稿详情请见：<http://bbs.9zfun.com/thread-6177-1-1.html>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 Contents

## 目录



- |                                  |                              |
|----------------------------------|------------------------------|
| <b>001</b><br>七月与飞鸟/唐缺           | <b>182</b><br>老鱼有话说/老鱼       |
| <b>014</b><br>九州·永寂墙/goodnight小青 | <b>184</b><br>南淮一页/可可欠       |
| <b>021</b><br>托梦/赖尔              | <b>185</b><br>东陆陷入谷玄系能量恐慌/子安 |
| <b>034</b><br>桂花茶/贾茜             | <b>186</b><br>编辑部涂鸦板/微微      |
| <b>042</b><br>九州·花逝/唐缺           | <b>188</b><br>人择原理/水泡        |
| <b>097</b><br>九州·我的传奇/夙夜         | <b>189</b><br>周边商品表/可可欠      |
| <b>109</b><br>寻根之路/恰好            | <b>190</b><br>写故事的人的故事/恰好    |
| <b>113</b><br>梳头娘子/於意云           | <b>191</b><br>卮言小语/骑桶人       |
| <b>123</b><br>金陵夜/葵花籽            | <b>193</b><br>2050年的语文课本/今何在 |
| <b>144</b><br>燕垒怪谈之四/燕垒生         |                              |
| <b>149</b><br>寒武纪·九州·酒中仙/三脚猫     |                              |



# 七月与飞鸟

【文】唐缺 【图】霸王兔



善吾说，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鸟呀。这话理应受到所有人嘲笑，因为善吾才活了一百一十多岁，哪有什么资格提这辈子那辈子的。但没有人嘲笑他，所有人都在心里纳闷，这么多鸟，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也不一定能见到。

善吾说这话时是七月，原本是我们风神镇最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风神到来之前最后可以享受阳光的日子，但鸟群的到来改变了一切。最初的时候，鸟群从远方而来，仿佛是太阳里出现了一个黑点。那黑点渐渐拉长，成为一条细线，将太阳从中间分割成两半。

黑线后来扩大成了椭圆，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吞噬着天空的蓝色，明亮的日光似乎也受到惊扰，开始变得有气无力，任由黑色的阴霾迅速蔓延。我们当时都攀援在山壁上，脚下是看不到边际的悬崖，头顶却逐渐展现出无底深渊的色泽，以至于傻子离丘惊恐地嚷嚷着：“天！天被捅了个窟窿！”

傻子离丘总喜欢发布类似谬论，我们谁也没心思搭理他，我们都注视着天空。那片潮水般的黑色在我们的视野中逐渐变得清晰，既不是什么窟窿，也不是什么乌云或者怪物，而是一群飞鸟，各种各样的飞鸟。飞鸟大小悬殊，毛色各异，有白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等等，但它们聚在一起，就只能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就像我们每年八月迎接风神的时候，如果提前出发，爬到扶风山的高处往下张望，就能看到全镇的人挤在一起，山泉倒流一样向你涌来，不管他们穿什么衣服，远远看来都是黑色。

但鸟儿不是人，也不需要迎接风神，它们来这里干什么？它们的翅膀带动起有力的旋风，以至于从身上脱落的羽毛都不曾掉到地上，依然随着它们在空中飞翔。它们带着可怕的尖啸声，在抵达山壁时分散成无数股，从风神镇上空掠过，从我们的头顶掠过，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块暗底的幕布，把巨大的阴影投射到我们惊惶的眼中。

我的弟弟那时候刚学会数数。他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飞鸟并不存任何敬畏之心，反倒是试图在它们身上实验自己数数的本领。可想而知，他的学习热情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根本数不清嘛，”我弟弟咕嘟着，“那么多，怎么数。”他足底扣在山壁上，把自己的十个手指头掰过来折过去，指节响起痛苦的喀嚓声。在他的头顶，鸟群鸣叫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怪异的声响，很像是山鬼聚在一起吟唱，又像

是暴怒的野狼在发出低沉的咆哮。

后来善吾总结说，这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可怕，数量最可怕。我深以为然。一只鸟是一种脆弱的存在，我轻轻松松就能捏死，但假如有几十万、上百万只鸟呢？

这有点类似于我小时候第一次迎接风神的情景。黎明时分，父亲把我背在背上，我们开始向祭台攀援。清晨的太阳从正对大山的方向升起，照在我的背上，让我在料峭的微风中感受到背部的一丝暖意。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是全镇每年里的头等大事，只是为了被迫早起而十分不满。

我对数量的畏惧感就是从那时候产生的。起初我压根不知道风神镇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我们住得很分散，从一家人走到另一家人往往需要小半天。我一度以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不超过二十个。这一天早上我却发现原来风神镇的人和这山上的石头一样多，他们从不同的角落钻出来，十分默契地挤在一起，相互简单地打着招呼，看来彼此之间都很熟识。走得越高，人数越多，我觉得我和父亲就像瀑布里的一滴水珠，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

后来我还曾有过一种令自己不寒而栗的想象。假如我们并没有居住在扶风山上，而是身处山外的某个地方平视，我们会不会看到山上有一块巨大的黑斑，正在缓慢地向上蠕动？

## 二

这群飞鸟并不是风神镇唯一的远方来客。大约五十年前——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曾经有另一只鸟造访过我们。虽仅一只，声势却毫不逊色，因为那是一只大鹏。

说造访并不确切，它只是路过而已。但它的双翼扇起巨大的风暴，声势更为惊人。幸好我们每年都要迎接风神，这种程度的风还扛得住。只是它远去之后，我们拍打着满头的木屑、土块、山石、草叶钻出门时，发现在一株摇摇晃晃眼看就要断裂的歪脖子树上，居然有一个人。走近了才发现，这是个外乡人，形貌和我们略有差别，衣饰更是大大地不同。他当时正卡在两根枝丫的中间，进退维谷，已经昏死过去。

我们把他救下来，给他灌了点水，他慢慢缓过来。睁开眼睛第一句话，他冲我们嚷嚷：“这里是天的尽头吗？”

我们面面相觑，最后傻子离丘得出一个谨慎的结论：“他是个傻子。”

外乡人后来在我们这里郁郁而终，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无法穿越脚下的浓雾到



达山脚，而只能终生生活在风神镇直立的峭壁上，这对于一个冒险家而言真是一种莫大的屈辱。该冒险家自称来自于那个传说中浓雾之下的世界，这一点从他细弱无力的四肢就可以看出来。临风是我们这儿相对较为孱弱的了，和他比起来简直像个壮汉。

冒险家沮丧地告诉我们，他在昆仑山发现了那只大鹏鸟，本来想弄一根大鹏的羽毛留作纪念，不料大鹏恰在那一刻惊醒，展翅飞起，带着他腾云驾雾也不知飞过了多长的路，最后把他甩到了我们这里。但我们显然对于他不幸的遭遇表现得极度淡漠，反倒是喋喋不休地关心一些其他的问题。

“下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围着他问，“是不是就像把扶风山放倒，然后所有人就像在洞屋里一样、都平着走路了？”

“见识短浅，”他嗤之以鼻，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更好的形容，只好默认了。于他而言，扶风山的确就像是把大地竖立起来，他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的双足都是站立在水平的地面上，然后可以自由地向前后左右移动。但在这里不存在地面，只有山壁，我们用比他有力得多的四肢上下移动，简直成了一群猴子。

他曾经用随身带着的一些漂亮的小玩意儿雇用我们背着他在山上四处乱走，最远一直往下走到了雾界。当时背他的麓元不肯再往下走了，虽然众所周知，麓元的贪婪无人能及。

“这里是雾界，再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麓元说，“以前尝试穿越雾界到达山脚的人，没有一个回来过。”

冒险家看着那千百年来从来不曾化开的浓雾，知道麓元说的是实话，只能怅然归去。他后来还曾谋划用树皮搓成绳子，但这工程实在过于浩大，他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半途而废了。从此他的生活只剩下坐在门口晒太阳，直到太阳转到山后，在此期间他嘴里不断嘟嘟囔囔着他过去的辉煌岁月。

“我到过长腿国，”他说，“那里的人上半身和我差不多，但是腿比两个我都要长，走在他们的国度里，就像是身边有一大堆移动的竹竿，噤噤地戳着地面。”

“我到过翼人岛，那里的人每到黄昏就会在背后长出翅膀。于是很多人迫不及待地起飞了，向着远方的落日飞去，然而他们的双翼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那些飞向太阳的翼人，都会随着夕阳一起沉入大海。”

“我到过蚕桑城，那里的人会在临死前用蚕丝将自己包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茧。那座城市到处都悬挂着这样的茧，让你怀疑包在里面的到底是人还是蚕。”

他就是这么啰嗦个没完，说得我们很烦心。说起来，我们的祖祖辈辈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扶风山，外面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无论我们向上、向左、向右，谁也无法找到扶风山的边际。向下又是不可捉摸的雾界。

“那不是雾界，”冒险家思考了很多年，有一天向我们宣布说，“那是云界。”

你们的世界太高了，耸立在云海之上，再往上也许就能顶到天了。”

这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天和地又有什么关系呢？哪怕比天还要高，扶风山的本质也不会改变。何况冒险家很显然居心不良，他只是阴谋用外面的世界来引诱我们，以期自己能离开扶风山，也许那些都是他信口胡诌的呢？冒险家无法打动我们，只好继续晒太阳。他的寿命比我们短得多，眼见着一天天苍老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掉。

### 三

我们一直都还记得冒险家见到飞鸟群时的情景。五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一个垂暮老人，满脸皱巴巴的，眼皮无力地耷拉着，嘴角时常不自觉地流出口涎。但当他看到那些飞鸟时，一下子跳了起来。另一种说法是他当即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连头都磕破了，险些从门口滚下山崖。但后来我们在他的头上没有发现任何伤口，于是取信了第一种说法。

冒险家跳了起来，衰迈的身体仿佛在那一刻变得年轻。他浑浊的双目中突然闪出灼灼的光华，死死盯着那些上下翻飞的鸟儿，双手不住地颤抖，嘴唇翕动着，我觉得傻子离丘见到肉的时候就是那种表情。果然傻子离丘嘿嘿嘿笑起来：“我以为我馋，他比我还馋。”

说完他从身上掏出弹弓，打算像平时那样打鸟玩。傻子打鸟的技艺原本不错，只不过几乎没有什么收成——那些被打掉的鸟儿大多直冲冲地直接掉了下去，所以我们捕鸟都是用诱饵和网子，但傻子就是喜欢干这种白费力气的事情。

不过这一次他没能得逞，冒险家坚定地阻止了他。

“不能打，”冒险家声音嘶哑地说，“神迹，这是神迹。”

神迹个屁，我愤愤地想。这些神迹遮蔽了半边天空，让一个晴朗的下午变得阴霾而吵闹。它们从空中倾泻下无数鸟粪，有些就滴落到我们的脑门上、鼻子上。有些胆大的甚至扑腾着翅膀落到了山壁上，和我们莫名其妙地对视着。

善吾尝试着向一只飞到他身前的鸟伸出手去，然而对方毫不友好，狠狠向他的手上啄了一口。善吾怪叫一声，捂着流血的手腕，破口大骂：“神迹个屁！这群鸟都疯了！”

这群鸟真的疯了。随着夜幕的降临，他们显得越来越烦躁不安，而长时间的飞翔似乎也让他们疲倦不堪。越来越多的鸟儿落在了地上，落在了我们旁边，矜持地收起羽翼，昂首顾盼，倒像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天黑了还不回去，”麓元嘀咕着，“我们这儿有什么好的，非赖在这儿……”

说完大声招呼我们：“都回家吃饭去吧，老在外面傻站着干嘛呀！”

这话倒说得没错。大家激动了半天，然后发现其实没什么值得激动的，于是慢慢散去，我也拉起弟弟回了屋。但是鸟群仍然不回去。它们发出音色各异的鸣叫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古怪的啸声，那并不是风神来临时的那种主宰一切的宣言，倒像是一个饥饿的人肚子里发出的咕噜声。

“它们……它们不回家吃饭么？”我弟弟说，“听上去，它们好像都饿了。”

“管好你的肚子就是了！”我毫不客气地说，往他的面前扔了一块烤得恰到好处的肥肥的翅膀。我才不相信冒险家所说的鬼话，什么神迹？我偏要捉一只鸟来解决我的晚饭。这大概是一只大雁，身上的肉极有嚼头，它缓解了我对于鸟群到来的紧张不安。

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对冒险家毫不尊重，我们的生活会和现在有重大差别。然而全镇唯独有一个人对冒险家的种种疯话笃信不疑，倒霉的是这个人偏偏是镇长，也就是我的父亲。在我所了解的历史中，风神镇的镇长除了每年带领大家进行迎接风神的祭典，并没有其他作用，所以每次到了选举镇长的时候都很为难，大家推来推去，谁也不肯就任，不然我父亲也不会那么容易当上镇长。

我父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主持祭祀绝不是他的目的所在。事实上，自打冒险家被大鹏摔到风神镇，父亲就对这个人怀有莫大的兴趣，并且是全镇唯一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种种异端邪说的人。

我的记忆里总有这样的画面来回跳跃：孩子们在兴奋地爬上爬下追逐嬉戏，男人们在寻找着猎物，女人们在采摘可以入口的植物，只有我的父亲坐在冒险家的门口，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凝神静听着冒险家讲述他的传奇经历。那些光怪陆离的世界似乎总能拨动父亲的心弦，让他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妄想。

“你想没想过，扶风山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这么说。

“我更关心今年过冬的粮食，”母亲尖刻地回应，“你这段时间光知道和那个外乡来的冒险家混在一起，也不去打猎，冬天来了怎么办呐？”

父亲无奈地闭上嘴，没过多久又把头转向我：“怎么样，儿子，想不到外面看看？”

“我饿。”我简洁地回答说。

我的弟弟就是冒险家蛊惑之辞的间接产物。我们在峭壁上行动不便，这里物产又稀薄，由于觅食困难，一般人家都不愿意生太多孩子。但是冒险家鼓动父亲说：

“如果多多生养，就能把你们族民的足迹向外大大扩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找到扶风山的边界呢？人多了才能与自然对抗啊。”

这其实是个馊主意，我们的寿命虽长，总也有限。等到一代代人拓展了疆域，

我父亲的骨头都化成灰了。但他鬼迷心窍，可能还带着点先驱者的无谓的悲壮，不断向大家进行游说。后来大家听烦了，而且也的确住得冷清，就真的开始生小孩。

慢慢地我们发现，人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从嘴里匀出几口，总能多养活些人。我们的人口多起来，迎接风神的时候场面就更热闹了。过去要肥很久才能汇聚成人流，现在满眼看去都是人。我禁不住又开始想象那块在山壁上蠕动的黑斑，那会是很恶心呢，还是很壮观呢？

#### 四

鸟群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这并非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说法——想象一下有人用黑布遮住了天会是什么样。这些鸟儿就是黑布，当我们在夜晚入睡时，这块布就会收起；当我们起床后，它就会随之而展开。它们像烟雾一样弥漫，填充着视线里的每一处空隙，阳光艰难地寻找着狭缝，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些许光明漏了下来。

这是七月，我们一年中最后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八月了，当风神来临后，整座扶风山都会在风神的咆哮中颤抖不已。而我们必须躲藏在深深的山洞中，一直呆到第二年春天，那时候风神才会离开。所以，通常七月都是我们抓紧欢愉的时候，可惜这最后的好日子如今也被糟蹋了，每一个白昼都像黑夜一样阴沉晦暗，你说说这些该死的鸟儿怎能不招人痛恨？

还有声音，无孔不入的巨大噪声，那来自于鸟儿们扑打的翅膀、来自于它们一刻不停的聒噪，来自于羽毛脱落的扑簌和粪便的跌落。那是一种对耳朵疯狂的折磨，当你整日整夜地听着这搅和在一起的噪音，你会觉得自己的脑袋快要炸裂开来。

没有人再顾及冒险家的劝告。且不提善吾被啄伤的手腕，即便这些鸟是怀着善意而来的，我们也无法忍受它们对生活的干扰。傻子离丘做了若干强力弹弓，慷慨地分发给我们，我们开始从早到晚地射杀飞鸟，但这看来并没有什么用处，不管射下多少只，天上的飞鸟非但没有一丁点减少，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陷阱也能抓到不少，但每个人都苦着脸。最近一段时间吃了无数的鸟肉，谁都觉得自己的舌头快麻木了。过去我们时常抱怨食物不够吃，眼下有了取之不尽的食物，却反而变成了一种痛苦。

“野兽都被吓跑了，”临风抱怨说，“能吃的野菜野果也被啄光了，这日子真难熬！”

“它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啊？”麓元抱着头，苦闷无比，“见不到太阳，姑娘们都没有心情游玩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你想什么呢，在那儿发呆？”



“我在想风神祭的事情，”我一脸深沉，“我父亲一定觉得特别没面子。”

父亲岂止是没面子，简直就是暴跳如雷。尽管冒险家还在唠叨着什么神迹神迹的，他已经半分也不想听了。他所知道的是，今年的风神祭效果一定很糟糕，多了这些讨厌的鸟，天那么阴暗，风神一定很生气。

此时已经是七月的尾声，悬在半山的树枝开始不停摇晃，提醒着我们风季的来临。那些侥幸逃过飞鸟荼毒的带毒果实已经悄然坠落，掉进山崖，剩下的也是干瘪枯萎，恰似冒险家的脸。这张脸成天在我们面前晃，做痛心疾首状：“杀不得！别杀了！这是神迹啊！”

“闭嘴吧老头，”我冲他摇晃着手指，“你能活到现在这样老而不死才是神迹。”

所有人在烦躁中迎来了八月。鸟群虽然令人不快，风神典却总需要举行。祭台位于一处天然的巨大石洞中，是扶风山中十分难得的可以供多人一齐站立的场所。但近些年来场面越来越混乱，那是因为人越来越多了，那个如此宽阔的石洞也没有办法容纳所有人，所以多数人只能挂在外面，这大大减少了仪式的严肃性。

父亲无奈，却也只能硬着头皮主持完仪式。作为他大公无私的具体体现，我只能扒在洞外，那些模糊的祷辞隐隐传入耳中，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忧伤。后来我才在想，那时候父亲是否已经嗅出了某种命运的气息。

父亲说：“伟大的风神啊，你赐予我们生命与力量……”

父亲说：“伟大的风神啊，你的功德泽被苍生万物……”

父亲说：“伟大的风神啊，我们都只是最为卑微的生灵，请求你……”

我努力克制着睡意，避免在父亲冗长而单调的声音中失足跌下去。左右看看，其他人也和我一样，耷拉着眼皮，完成着这每年必须走一遭的仪式，把对风神深深的仇恨埋藏在心里。在我们的身畔，鸟群激昂地盘旋着，尖锐的鸣叫仿佛某种恶毒的诅咒。

三天之后风神降临了。在闭门之前的最后一刹那，我注视着那些不幸的飞鸟。它们并不知道风神的威力，也许还在诧异人为什么一下子全都不见了。当征服一切的狂风袭来时，我已经掩上了门，耳中隐约听到那些血肉被卷走撕裂的声音。

## 五

这一年的风季让人十分痛苦，因为人太多了，以前挖好的洞穴显得拥挤不堪。自从不幸被冒险家蛊惑之后，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代人的出生，人口翻了很多倍。风

神离开后，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地钻出来，想起过去的这几个月，颇有不堪回首之感。

麓元是典型的行动派，在休养了两天、寻觅到一些能入口的食物后，他立即开始着手扩大洞穴，并且尽量挖深。在他的带动下，我们也动起手来。这时候人多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大家未雨绸缪地新挖了很多深洞，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处洞穴坍塌了，掩埋了十多个人在里面。

“不能光顾着挖，”衰迈不堪的冒险家躺在床上，尽管对我们杀鸟的行为仍存怨愤，还是指点我们说，“要在洞里合适的位置放一些支撑的东西，比如木头。”

于是我们又开始伐木。无论如何，伟大的风神总算是暂时离开了，我们能有大半年能见到阳光的日子了。不过父亲仍然愁眉不展。

“去年的风明显比往年更猛，”他说，“有几个挖得太浅的洞生生被掀开了，一定是风神发怒了。”

弟弟问：“风神为什么生气啊？”

父亲瞪他一眼：“当然是那些鸟！它们挡住了阳光，风神能高兴吗？”

他又深谋远虑地补充了一句：“它们今年一定还会再来。”

父亲没有说错。七月的时候，鸟群果然又来了。我们尝试着用去年的方法去对付它们，却有些惊恐的发现，今年的飞鸟比去年更加具备攻击性。它们在我们头顶盘旋，尝试着主动向我们进攻，并且越来越胆大，而它们的爪子和喙也更加尖利。傻子离丘不知好歹，本打算用弹弓打鸟玩，结果耳朵险些被扯掉，疼得哇哇乱叫。

如果说上一次它们造成的只是困扰，这一次就是实实在在的灾难了。我们不得不结伴行动，把头和脸包得严严实实，身边随时带着木棍石斧一类的工具。每当有飞鸟试图靠近时，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出手击打。尽管如此，镇里脸上和手上带着伤口的人仍然越来越多。人们想起了镇长的作用，都拥到我家来诉苦。

一个人在被冷落多年后终于受到重视，可想而知那种受宠若惊的心情。我的父亲那段日子里满脸放着红光，仿佛一下年轻了一半。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想尽了各种方法来驱赶这些鸟。我们伐树燃成火把，整夜整夜不熄灭，制造出种种哄闹的声响，不让鸟群休息。扶风山上的树木本来不多，这一通先砍后烧，也就不剩什么了。我们挖掘山石，按照以前冒险家教会我们的方法制作威力更大的投石机——这让冒险家气得要发疯——大批大批地把它们打下来。它们的尸体前赴后继地落向雾界，脱离我们的视线。我的父亲双目通红，声音嘶哑，浑身沾满鸟粪鸟血鸟毛，不断从一个地方攀向另一个地方，指挥镇民们奋力作战。

只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冒险家。他老得走不动路，只能坐在门口，见到我父亲就开始有气无力地重复着那几句陈词滥调：“不能杀啊！神迹啊！”





“滚开！”我父亲此刻展现出了一名领袖果敢的一面，“再废话把你扔下去。”

“那你把我扔下去吧！”冒险家用父亲听不见的声音嘟哝了一句，索性闭上眼睛。如此两三次之后他也老实了，只是平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这一年的七月充满了血腥味。鸟群在我们的攻击之下也开始零星还击，虽然力度不大，但我们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只能凭借体魄的强健苦苦支撑。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开始盼望着风神。

“刮风了就好了，鸟就被刮走了，”我弟弟说。我很想骂他一句没出息，却发现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的祖祖辈辈祈祷了那么久，终于有一天，风神真的来拯救我们了，真是绝妙的讽刺。

## 六

冒险家死于风神典前一天，死时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坐姿。我们默默地把他的尸体抛下雾界，没有人顾得上去怀念他。这一年参加风神典的人出乎意料地多，人们怀着对飞鸟的憎恶与恐惧，冒着尖嘴利爪的攻击寻求风神的庇佑。

我的朋友临风就是在那时候掉下去的。他的身体孱弱，爬到一半已经是气喘吁吁。他就近找了一块岩石，想要休息一会儿喘口气，却突然眼前一黑，双眼被生生抠了出来，剧痛中脚下一滑，摔了下去。于是他在临死前的一刻无法看到，在他的身边，所有人都遭到了这样的袭击。

010.

鸟群开始疯狂了。它们在祭典即将开始时猛然爆发。它们汇集起来，比雾界更加浓密，比大鹏更有声势，所到之处，所有人都被抓死啄死或者掉下去摔死，就像我们焚烧草木的野火，火光闪过，只剩下黑色的灰烬。它们发出高亢的鸣叫，搅动起一股充满死亡气息的涡流，仿佛把整座山都卷了进去。它们当中的许多被打断翅膀、打碎双足、砸掉脑袋，却仍然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冲击着所有视线范围内的风神镇民。每一具被啄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每一块露在外面的森森白骨，都能更加激发它们的凶性。

“快把洞口堵住！”父亲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不行！不能挖祭坛里的土石！”

然而秩序混乱到无法维持，不能动土石，总不能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吧？所有顺利到达祭台的人都开始挖掘脚底的石块和泥土去封堵洞口，而没有进入的人却拼命往里涌，双方在洞口拥挤践踏，很多人并没有被飞鸟啄死，却被自己人活活踩死。

这真像是一片黑色的流焰，我想。我又想起冒险家曾经说过的海，这是不是就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毫无止息呢？这始终是一种数量上的威胁，我又想。也许一